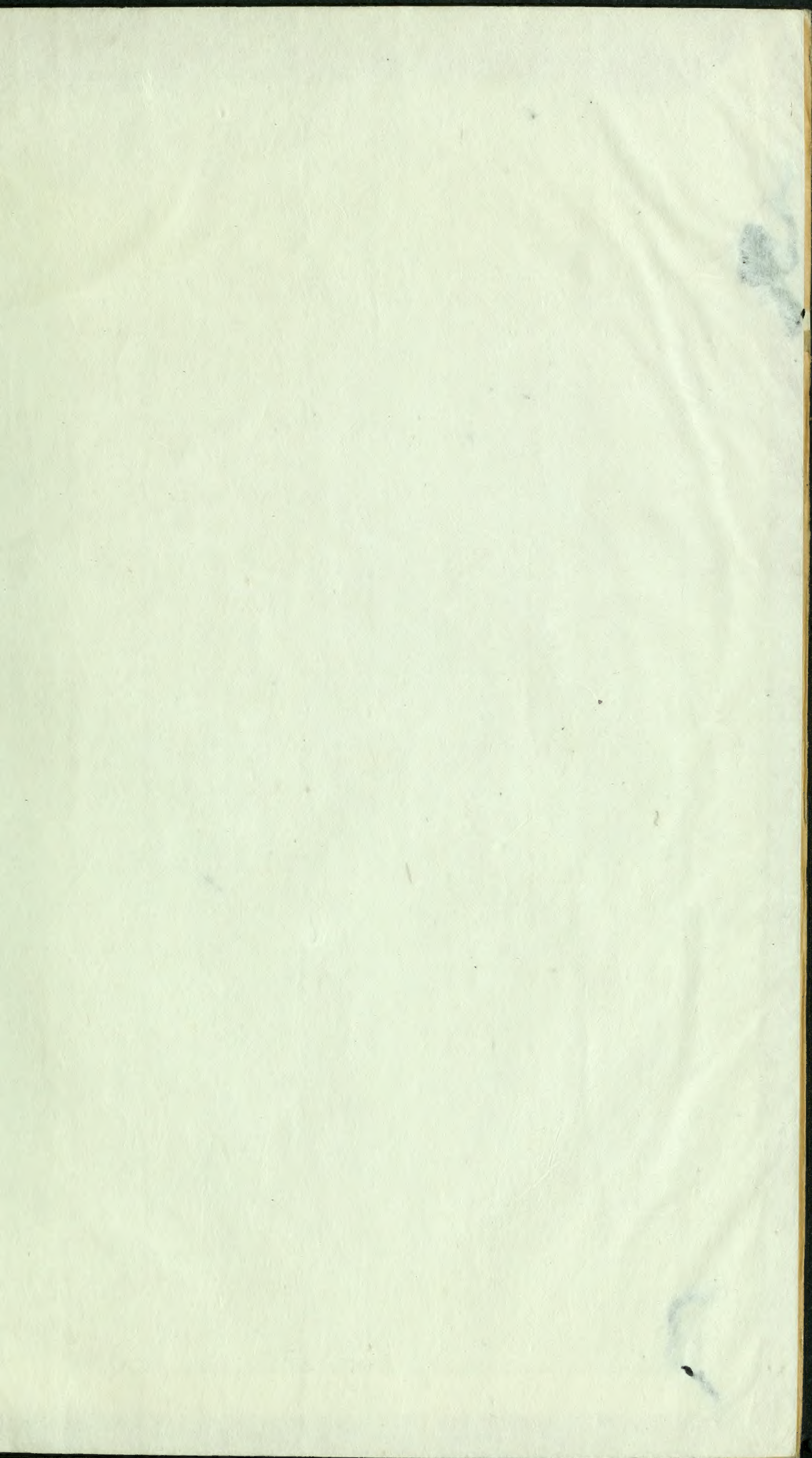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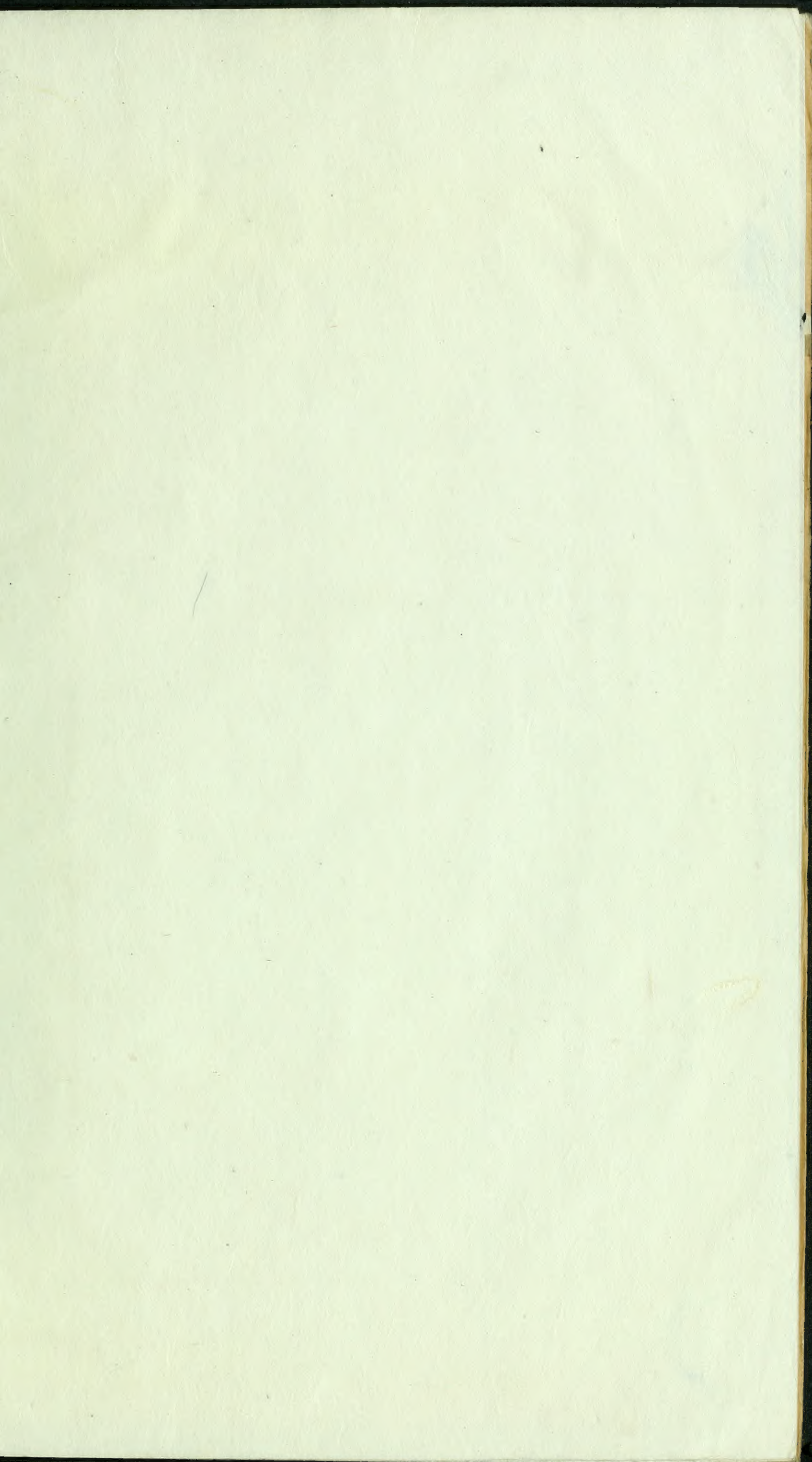
林下筆記

卷之十八

文獻指掌





林下筆記卷之十八

文獻指掌編目録八

世子立路傍侍衛下馬

諸司奏事

講官平坐

臺官諫官之異

監察故事

貳師之禮

文武之規兩晝

父子遇於路

請坐簾外

東還封事

諸臣曲拜

王世子聽政

嚴筵體

君命

朝體

史官仰瞻

戶長肅拜

下馬式

王世孫見大臣起立

王子與師傅相見

世孫宮教令
列聖君號
訓民正音
宣祖御製
兵將圖說
彚語
羣書撰人
氏族
明卞氏族譜
生產

彼人詆本國

獻西洋火砲等器

太監盧維寧贖銀還送

東使叅賀班之始

東使在館聞本國下城之報

漢船不捕之責

東使譬季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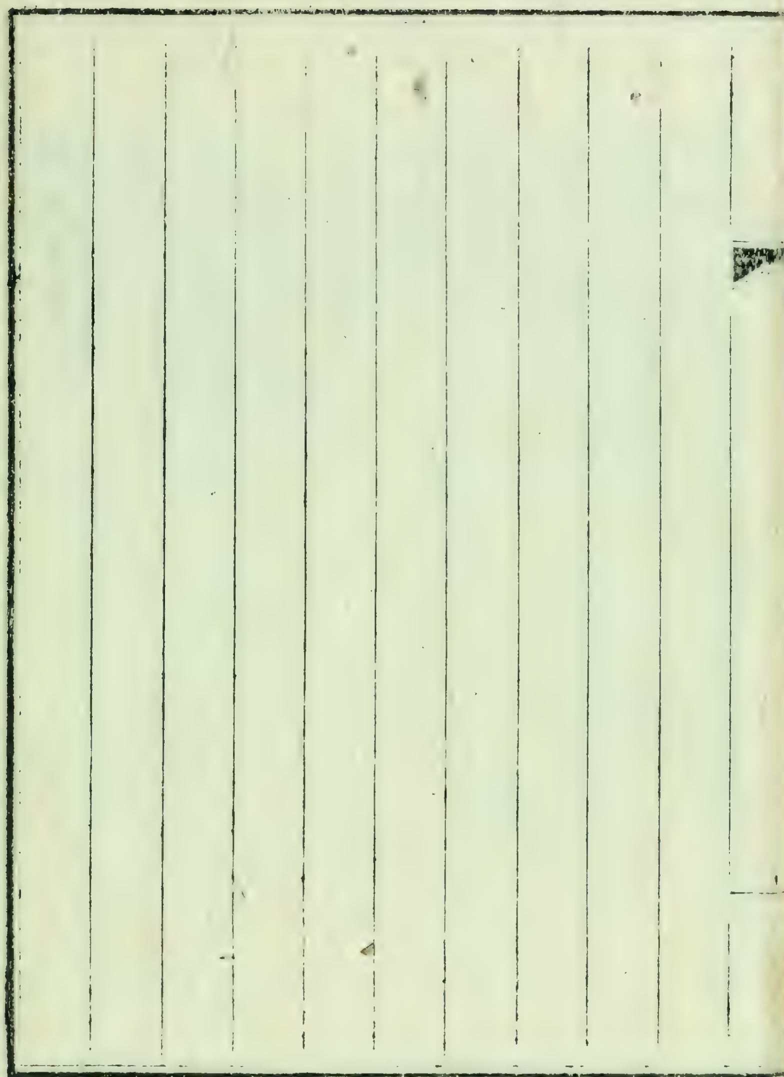
世子歸國

預貢方物

賜除朝鮮還國

符信名方伯
佩符不得在城外
戚繼光陣法
習陣
幸州捷
外方習操
沁都報警之規
習操都提調替行
中軍代操
西路別武士

親閱大中軍



林下筆記卷之十八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六衙

定宗初門下府每月六衙日令各司具啓親自裁斷

郎舍有人

散騎以下舊屬門下省鄭熙啓以知門下府事嘗賭博於都堂諸省郎不行迎候禮熙啓不坐而還首相趙浚將赴衙吏以不坐告浚笑曰郎舍可謂有人矣

輪對官

世宗八年始令百官輪對東班六品以上西班四品以上各以衙門次第每月輪對

贊成代行

舊制三公押班開印贊成以下不與世宗朝三公有故則命贊成申槩代行

東宮

古東宮在景福宮大內東文廟爲世子二十餘年御此宮書筵侍講之處爲資善堂受朝百官之處爲繼照堂世祖時藏書冊於東别室名曰弘文館資善堂後爲文宗魂殿曰景禧世宗嗜櫻桃文廟手植之今

滿宮皆櫻桃樹也

世子攝政

世宗二十五年四月手製下教曰予素多疾病且在位三十年倦于勤久矣國君老病世子攝行政事此古禮也時王之制天下稱臣於皇太子通典亦曰太子普臣四海自今三大朝賀及初一十六日朝參予親受之其他朝參皆令世子於承華堂南面受朝一品以下拜於庭下并令稱臣若用人刑人用兵予親聽斷其餘庶務皆取世子裁決崔萬理上疏曰正至月吉殿下受朝于正殿而五日常參世子受于宮堂

則是羣臣有二朝矣出納命令旣有承政院而咨稟庶務又有詹事院是號令二門矣今世子旣有百僚同稱臣而展賀又正南面臣百僚而聽决則政無統紀似若兩朝廷但令世子朝夕視膳參决萬機只如今日亦足以不廢庶務而民聽不惑

元老一言之驗

世宗朝世傳判書閔伸進承旨禹孝剛問今日亦視事否荅曰然伸曰聖躬大勞盍少休乎鄭麟趾在坐曰公何發此言人君豈可使倦勤後伸果不得其死麟趾爲國元老一言之驗如此云

世祖輪對

世祖乙亥上問申叔舟曰人君接見大臣之時固多至於微官無由得見予欲復輪對之法而但恐有潛愬者後世人主或信之故欲令四人進對當以何品以上進對亦可使武班先之乎叔舟對曰三晝皆不可廢然輪對之時四人并入則或有支離之弊人不得盡其所懷只令二人及史官進對而必文武相間且依文宗故事六品以上進對則庶乎其可也上從之

世子立路傍侍衛下馬

世祖十一年上嘗動駕王世子下馬立路傍侍衛宣傳官權似等皆下馬趨過之上即命下禁府敎曰雲劒宣傳官等見世子皆下馬而過此前無聞後無見之事也

諸司奏事

大司憲徐居正言諸司奏事或啓目或单子而憲府啓事則旧例下官言于承旨承旨傳于宦官轉啓之際語多錯誤宋時劄子規簡易可行也上從之

講官平坐

趙光祖告于中宗曰我國君臣之分隔绝通来屢敎

講官平氣以坐而羣臣不知上意之誠否故未能猝變旧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变固矣貞熹王后臨朝時羣臣莫能仰視循成此習若成宗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羣臣震慴今之俯伏亦廢朝之餘習也

臺官諫官之異

臺官諫官雖云一體其案不同臺官糾察風紀諫官正君過失臺官一位嚴於一位持平下階迎掌令掌令迎執義執義以下迎大憲例也

監察故事

監察者古殿中侍御史之職其中級高者爲房主與上下有司入内房正坐其外房以拜職久近爲坐次居首者爲枇房主新入者呼爲新鬼侵辱萬狀有搫笏之戲捕魚之戲捉蜘蛛之戲成宗惡之痛禁其風

小戢

貳師之禮

中宗三十七年因東宮上請令禮曹判書金安國入書筵講易安國辭曰臣嘗爲貳師其禮世子下階迎之臣旣在貳師之職雖僭越固不敢避今已遆其職世子儲君臣不敢當此禮上令從賔客之禮安國又

辭曰世子旣以貳師待臣今以賓客之禮則是前後異禮禮不可変臣亦不敢當此禮上曰禮不可變宜從貳師之禮安國累辭不許

文武之規兩盡

張彦良以副元帥將赴征建州衛林亨秀以吏曹佐郎爲從事官以親老將辭免乃投謁于彦良彦良戎服出廳事據交椅而坐亨秀急具戎服與他從事偕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往見則彦良出迎于中門外揖讓上座盡賓主之禮尊卑之體統文武之規例時謂之兩盡云耳

父子遇於路

洪彥弼爲首相其子暹爲都憲相遇於路暹下馬竚立彥弼即下轎數武而復乘至家歎曰父子名位大盛汝以憲長立於路上吾何敢偃然過行乎後可避之

請坐簾外

明宗新即位議垂簾之議明廟坐于簾内大司憲洪暹啓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今者慇殿在簾内殿下縱不得坐北宜出坐簾外以臨羣臣從之

東還封事

宣祖七年趙憲上東還封事曰臣竊見皇上視朝之儀六部有事無不面稟言官有論懷章親奏十三道府國官員有為進表而来者并其帶行吏卒而引跪于御陛切近之地小帽縏衣仰覩天光而我朝則雖有六曹常叅之禮而絕無叅現稟事之時外方陪箋之員尚不得面見則其進貢吏卒尤無可望矣殿下臨朝不數公輔侍從罕望衣裳監司守令之行未聞面承聖教而只於政院命以依前言送四字而已噫依前言送四字豈足以感動人心乎莊憲大王逐日臨朝講論時政守令之辭朝者亦皆一一面教曰某

邑有某災某邑有某弊汝往慎職務蘇予民是以政府無日不坐六曹之事無不關白最其大者而稟決餘悉自理機務不煩而政治日隆矣伏願殿下上法天朝內遵祖規

陳中國禮部坐起儀

趙憲又疏曰臣到中國見禮部坐起之儀堂上開坐前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觀政進士東西相向立于堂上而整揖歷事監生相向立于東西階上堂吏立于其後堂上自後閤出坐則郎中以下俱向堂上立而揖堂上於椅上微揖郎中以下分立東西相向一

揖而出監生堂吏以次進于簷下一揖而退郎中以
下退于其局同坐議事外官白事者立于庭下號進
月臺上郎中一人手持揭帖一揖而置于堂上之案
堂上曰起来外官乃起一揖而退堂上受投文郎我
國所志分付于四司退歇于火房郎官詳議其事白
以決之以故凡奏下公事不過一二日而覆奏民怗
則即日決給中朝之禮貌整肅而治事不滯如此我
朝六曹等處禮貌疎而弊風嚴戲慢無理之事今雖
少革而佐郎之於正郎猶不敢仰首與言凡有公事
一付之曹司曹司不能盡治其事啓下公事或經旬

月而不思申覆軍民訟牒不賂于書吏則不即決給

臣恐此弊不除則終無可治之日矣

諫義盈庫納黃蠟

宣祖甲戌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于內諫院啓曰

黃蠟殿下欲用于何處耶如出於旁蹊曲逕則可已

請加三思上怒曰内需之物非外人所可仰問諫院

聞黃蠟旣入乃啓曰臣等以正心誠意望於殿下而

只此一事不敢宣示則未知幽㣲之地其能不愧屋

漏乎上曰該司之物在予量用而已昔梁武口苦索

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也李珥等同僚辭職曰昨

承聖教至以侯景比臣等不勝驚愕昔者舜造漆咒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豈愛敬不足而然哉蓋是時貴人金氏寵冠後宮為子祈福以作佛事也

請復常參禮

大諫張維箚曰朝參常參乃是御衙視事人主親聽政百僚面奏事朝綱因此振舉百隸不敢怠官其在祖宗盛時便為日用常行之儀宣廟倦勤寢以漸闊逮我聖上初服時或舉行近又頓就癈輟殊非勤政務治有始有終之義亦宜一復旧道以無逸二字為

龜鑑則宗社臣民之福

請印朝報

宣祖戊寅京中游手輩倣中朝請印通報呈狀于政府諫垣皆許之其人等乃刻活字印朝報賣于各司及外方邸吏以資生一日上偶見之震怒曰刊行朝報與私設史局何異若流傳他國則是暴揚國悪也遂推究其主議之人照律流之

尊朝廷

鄭載崙曰武人之爲金吾郎者爲拿罪人過羅州入客舍時張維以牧使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

不可乘轎及其相見禮貌甚恭金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此維笑曰都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矣而今則與在京時不同外官之待王人事體不得不如是人有言之者曰公今在外而原任則天官冢宰也金吾郎雖王人而乃秩卑武人也接待過恭得無虧損體貌否維曰吾豈不知而末俗尚驕下陵上替日加一日吾所以爲此者欲使後生知古例之如此耳言者乃服

尊上官

谿谷張公維嘗語子弟曰他日汝輩爲人下官必下

馬於上官家大門外騎馬將敀而上官有追傳之言則必下馬以聽之如有傳言稟白之事則必下馬拱手以俟盖敬官長所以敬君上也

開坐式

仁祖二十二年倫局啓曰朝廷之所重以爵不以人則凡公會座次自有法典所載而近来紀綱紊乱儀節從而蕩然歷敭清班之人則引以自高耻下於人二品衙門牒呈於一品衙門三品衙門牒呈於二品衙門乃法例也近日則弘文館司諫院侍講院耻於牒呈乃通關於本曹而稱以郎廳殊非法典關牒之

規又闕內中日試才都摠府與兵曹眼同開坐都摠管或判書同叅則俱主辟副摠管叅判同叅則亦然都摠管之與叅判判書之與副摠管副摠之於叅議叅知同叅則品高者皆主辟次品者東辟乃不易之法行之二百餘年未有違異者申埈爲副摠管鄭百昌爲叅議時百昌力爭不肯東辟申埈再三論難終不能抗遂分東西而坐因循數年摠管多武人不能與兵曹擧禮爭執遂成謬例臣聖徽爲副摠管當中日試才之日兵曹叅議趙誠立以坐次送人往復臣以爲祖宗朝二百年法典而何可擅變於一朝乃遵

一名官自導之謬例乎且開坐規例其請坐自下而
上下吏當先請叅議而後請臣而誠立以坐次不肯
先往臣以入啓停止送言則誠立不得已來叅而兩
坐之間便張一小屛臣謂其無理又欲啓請停止則
誠立訃窮去屛僅得竣事朝廷奠如爵而或妄自尊
大之人壞朝廷體面乃至於此豈不可惜之甚再昨
漕船點檢之行乃大典所載而近所久廢之擧臣承
命出往將坐之際臣坐與兵曺叅議在西壁承旨之
坐在東壁臣極以爲恠問于下吏則下吏對曰此擧
廢之已久前事未知但乙丑年有此擧其時判書坐

主辟而承旨不肯東辟相持良久承旨乃曰吾與院
僚講定而来决不可降坐同參將不坐而敀故其時
判書不得已屈坐於兵曹參議之列其後更無此舉
云臣竊念乙丑年謬例不可因循而今日以坐次一
事遂停坐舉亦涉未安不得已姑從乙丑謬例以
竣事而敀承旨與六曹堂上會同開坐之舉非特此
一事而已又聞先朝金晬為判書時有坐舉判書常
主辟云又都堂之會判書西辟承旨參議坐於南行
則承旨與六卿隔等之品朝廷大會既不可同行而
坐今反承旨東辟而判書西辟判書與參議同行而

坐朝廷之禮紊乱莫甚今後閑牒之不如法式者絶勿舉行坐次之紊乱者亦依法典會坐釐正之意廟堂禀定何如從之

幄對故事

孝宗十年吏曹判書宋時烈入侍時上依宋孝宗幄對張栻故事命承旨史官出去又去宦侍獨留時烈謨猷密勿世莫得而知之孝廟上昇後時烈纂次其上下問荅之辞名之曰幄對說話送之史官俾令宗

掌令許穆疏曰凡朝廷大小行禮無一可觀識者寒
心禮爲儀則之至今禮儀壞亡輕重隆殺之節廢而
尊畀無紀貴賤無序於是有枉法僭節滋起禮主嚴
禮立則法立法立則紊亂者正矣請令禮曹熟講經
禮五禮儀禮典諸書凡大小百禮儀章節目著爲令
甲令臨事勿失使觀禮者有所矜式宗固國之道也
又曰今朝廷大小行禮有通禮院徒隷下賤賤劣無
所知識徒以久役習於其目而亦忌於心而辨於口
給自任爲知禮人之見之者亦謂彼能知禮自公卿
大臣以下其左右之進退之拜起之一如其所指宗

不知輕重隆殺等級之威度數節目之詳紛雜無序
朝廷之禮儀反不如鄉黨之序齒序飮之可觀此不
可使聞於四方者也

次對原任大臣入叅

肅宗二十四年增賓廳每月入對之數旧例備邉司
都提調以下堂上官及三司官各一員月三入對至
是教曰我國之制晋接輔相與樞密之臣一月之内
只是三次雖在平時固已稀濶而况民憂國計如此
之時乎從今賓廳之會更定其式每月以初五初十
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日為日次而六次之中三次

則原任大臣亦令入叅

諸臣曲拜

肅宗三十三年特進官閔鎮遠啓臣於君無單拜之禮入侍諸臣曲拜元非禮拜乃是不敢直入俯伏肅敬而已先王曾以曲拜失古規有所下教首相鄭太和對以曲拜非禮而近來諸臣作前後揖以具拜㒺失禮也宜自今申飭先王允其奏矣上曰曲拜只當俯伏而興以此定式

王世子聽政

肅宗四十三年王世子承命聽政行朝叅禮世子時

敏堂東壁西向羣臣拜禮依世宗朝所定宗親及文武一品以下再拜庭下世子不荅惟宗室伯叔及師傅大臣先陞堂再拜世子荅拜賔客朝賀時拜庭下書筵時依旧例朝忝初聽政時一行常忝間間設行

嚴筵體

肅廟下教曰今日筵席不嚴座間呵欠之聲不絕若在私室者然予則以君上而對臣下猶且掩口而呵欠不示怠肆之色況人臣登對之時全無敬謹若是乎承旨不為警飭推考可也又教曰昔曾子於孔子避席以對況君父之前乎昨以諸臣之不離席奏事

下敎警飭而今日又不分明離席不離席人員并從
重推考又敎曰孔子趨進翼如也是敬君之禮也今
諸臣出入之際殊無趨蹌之擧事甚未安矣古訓曰
父母之前不敢咳唾君與父一體而諸臣亦多有作
聲咳唾者諸臣讀古書而不知行其事乎昔在先朝
入侍注書岸着紗帽承旨李奎齡至請推考筵席之
嚴固當如是矣左議政金昌集請兵曹判書崔錫恒
刑曹判書李彦綱私語良久並推考從之金柱臣曰
嘗見今獻彙言明朝定制有痰咳不可忍者許引退
自便宣德間曾子棨痰咳作引退上遙見之特免其

常朝成化中經筵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門外俟咳畢仍同行禮云以此觀之我朝亦倣皇明旧制老臣患喘者特許退伏俾免失儀恐當也

君命

金柱臣曰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古人之重君命如此而我朝朝臣有情勢不安不即仕進者則有牌招之規而其人或被彈私義大段䠥㞜則或有至十招而不進者可謂慢命甚矣盖近古廉義太勝而分義反輕乃有此獘習先朝如孝廟以前無此事矣然居在喉舌之任者以使臣以禮之道陳達於上前如

此之人使之自處可也而知其必不出仕而逐日請
命牌招或一日再招以此七八日之間或十違台命
者有之豈不寒心哉

朝禮

金柱臣曰我朝雖庶孽中人名係醫譯之類以官爲
名則相府開坐時亦皆稳謁於堂上而獨國朝故事
六卿以下謁於相臣雖私室兩手據地頫俯首恭聽
而近世朝廷紀綱解弛非但六卿小官之拜大臣亦
或有端坐抗禮者未必非大臣見輕之致也世傳崔
錫鼎以大臣爲賓于冠席子昌大以王堂爲賓者陪

其父行禮〻訖在座朝士各以官聯從職次禮見大臣昌大亦隨衆同參蓋朝廷之禮爲然矣

史官仰瞻

英宗三年檢閱閔亨洙等啓曰頃以筵臣之仰瞻有責教而至於史官則各有職掌左史記動右史記言觀於前史或曰上動容稱善或曰上變色史官若不得仰瞻天顔則何由記之如此乎上曰頃因李重協事有下教而奏之尊君抑臣予嘗非之豈可使諸臣不得仰瞻耶古人云不識君父之面雖臨難何以知之令左右史之言無愧古人此後諸臣欲仰瞻則仰

瞻無難也

户長肅拜

英宗二十年堂臣請去户長肅拜法不從旧例有每歲正朝諸邑首吏詣闕門外肅拜之法各邑户長書其姓名及世系來納謂之陳柱禮曹管之列書諸户長修啓本以奏戊午命承旨詳問各邑弊瘼又國有慶事則御鄉璿源大鄉皇妣内外鄉皇祖妣皇曾祖妣皇高祖妣内鄉及王妣内外鄉也首吏各一人亦詣闕門外肅拜其後稍解弛歲時各邑遣假户長代來申飭使宗户長來肅矣是堂臣以爲户長肅拜不過文具而於本邑有弊請去之上以

愛禮存羊之意不許

下馬式

英宗四十一年掌令安燕濟所啓闕門出入自有定制凡大小臣僚之上下馬必於紅馬木之外古所謂謹愼如霍光而進止有常處不失尺寸者亦此意也近來或有不由直路從道左至夾門外而升降者其視下君門式路馬之義果如何哉不可無警責之道請禁之從之

王世孫見大臣起立

英宗朝金尙喆等啓臣等每當小朝入對之時王世

孫有起立之節若入書筵則以臣等無啣之故雖不得不按例而行之若以本職出入則聽政以後事面懸異宜無起立之節上可之

王子與師傅相見

始學日設王子君幕次於敎學廳內師傅幕次於廳外師傅入就敎學廳席上東向坐王子君於席前拱手立賛引進師傅前跪告曰王子君某請學請納拜師傅荅以不敢至三師傅荅敢不勉從王子君挾所授冊子入就拜席以冊授執事又進束修盤王子君受盤跪置于書案前再拜又以冊子跪置于席前師

傅讀所授文一遍王子君亦讀一遍師傅開釋文義訖王子君再拜挾冊入師傅之外次設茶而罷

世孫宮敎令

英宗三十七年敎曰世孫宮稱白字懿旨稱臣則不可既有前例以小人稱之國法大殿稱殿下教曰傅臣下奏事曰啓王世子稱邸下敎曰令奏事曰達王世孫稱閤下敎曰言奏事曰白王世孫陞儲位則與王世子同

列聖君號

定宗初封永安君太宗初封靖安君世宗初封忠寧

君進封大君端宗降封魯山君追封大君世祖初封晉平大君改咸平又改晉陽又改首陽德宗初封桃源君睿宗初封海陽大君成宗初封者山君後改者乙山君中宗初封晉城大君明宗初封慶原大君宣祖初封河城君元宗初封定遠君後為大院君仁祖初封綾陽都正尋陞君孝宗初封鳳林大君英宗初封延礽君眞宗初封敬義君哲宗命封德完君當宁命封翼成君

訓民正音

世宗以為諸國各製文字以記其國之方言獨我國

無之遂製子母二十八字名曰諺文開局禁中命鄭麟趾申叔舟成三問崔恒等撰定蓋倣古篆分爲初中終聲字雖簡易轉換無窮諸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中朝翰林學士黃瓚時謫遼東命三問等見瓚質問音韻凡往來遼東十三度乃成肅宗御製訓民正音後序曰恭惟我世宗大王聖資天縱高出唐虞禮樂文物燦然備具而猶慮夫東方語音之异乎中國愚民之不得伸情乃於聽政之暇新製二十八字貽示後人蓋欲其易學習而便日用也象形而高低叶音字約而轉用廣大人無愚智事無巨細

而不能形容於文字者皆得而正音解之極造化之妙通萬物之情是誠大聖人之所作爲自有不期然而合至理者於乎其美矣於乎其盛矣成俔曰諺文分五音別之曰牙舌唇齒喉唇聲有輕重之殊舌聲有正反之別字亦有全淸次淸全濁不濁不淸之差雖無知婦人無不瞭然曉之李睟光曰我國諺書全倣梵字始於世宗朝設局撰出而制字之巧宗自睿筭云夫諺書出而萬方語音無不可通者所謂非聖人不能也

宣祖御製

甲戌年間筵臣李玥白上曰臣聞御製詩甚有愁鬱之意殿下何以不樂如許乎上曰是何詩試誦之玥誦詩云云（由中百感不勝愁之句）曰啓曰夫人君有南面之樂得人而任職則自可以泰然和悅矣殿下若有心腹之臣二三人則何至於含愁怫鬱若此乎臣自聞此詩數日之間心亦不安矣近日經筵官每以勿觀雜書進戒吟詠性情固是聖賢所不免而但着意詞章則豈不有害於學問乎柳希春曰頃年聞此詩以為有悲凉寂寞之意甚以為未安自今觀之乃今日居倚廬之徵也

英宗十八年命校書館刊印兵將圖說即世祖大王判兵曹時所親製者而草本秘藏於禁中未及印布至是印布

彙語

卷二十牧使金𢠐撰金柱臣曰我東彙語一書博取羣書該括無遺而行文亦作句以書倉卒考閱極其便好雖入送中朝其爲擧子鈆槧家資用則可謂類抄之宗也此書即金𢠐所著素多門徒撰次既盡一生之精力而又使諸門人分授篇秩研磨至於數十年之久故纖密如此云

羣書撰人

高麗史二帙鄭道傳鄭麟趾等各撰東國史畧二卷權近撰治平要覽一百五十卷世宗朝纂英宗朝補龍飛御天歌五卷鄭麟趾等撰五禮儀八卷許稠纂定三綱行宗權採等撰無寃錄註崔致雲撰國朝寶鑑世宗朝纂集名之經國大典世祖朝申叔舟等纂武經七書註解世祖潛邸時撰貞觀政要註世祖未畢韓繼禧等畢撰輿地勝覽二十五卷成宗朝盧思愼等撰東國通鑑二十八卷徐居正等撰東文選徐居正等選大典續錄李克增等輯新增輿地勝覽二

十二卷中宗朝李荇等增修續東文選申用漑選大典後續錄尹殷保等撰東醫寶鑑宣祖朝許浚撰續東文選肅宗朝清國求觀宋相琦選宮闕誌肅宗朝撰續五禮儀及補英宗朝李宗城等纂喪禮補編英宗乙巳纂文獻備考四十卷英宗庚寅始撰大典通編五卷正宗乙巳編小學集註李珥撰家禮源流俞棨撰節酌通編二十卷宋時烈撰朱子大全劄疑宋時烈撰彝尊錄金宗直撰童蒙先習軍資正朴世茂撰又一卷吏文學官魚叔權撰古鏡重磨方一卷喪祭禮問答二卷李滉撰聖學輯要七卷擊蒙要訣一

卷李琠撰四禮訓蒙李恒福撰喪禮備要申義慶撰
金長生修潤疑禮問解金長生撰新修自警編十卷
朴世采撰明齋禮說尹拯撰續自警編金昌集撰桐
湖禮說十卷李世弼撰禮疑類輯十五卷朴聖源撰
周官六翼高麗金九容彙集同文彙攷六十卷見御
定書目攷事新書七卷徐命膺撰磻溪隨錄進士柳
馨遠撰續綱目十五卷金宇顒撰魯史零言十五卷
李恒福撰唐律廣選李敏求撰儷文程選李植撰儷
文精選縣監李坪撰儷文註釋正郎柳近撰增刪濂
洛風雅朴世采編道德經新註一卷南華經輯註五

卷朴世堂撰東文粹成三問撰未畢金宗直踵成其
雅七卷南龍翼撰山有花歌一篇百濟曲男女相悅
之詞撰人未詳西京曲一篇大同江曲一篇箕子朝
鮮曲東京歌一篇新羅歌閼東別曲一篇鄭澈作關
西別曲一篇許𨵗白光弘作歷代紀年鄭述撰歷代
總目進士洪萬宗撰魯陵誌尹舜擧撰景慕宮志縣
監鄭原祚撰己卯錄金堉撰經筵日記李珥撰懲毖
錄柳成龍撰忠烈錄朴永宗撰海東名臣錄九卷金
堉撰又二十七卷宋成明撰又十八卷李存中撰櫟
翁稗說李齊賢撰芝峯類說李睟光撰象村野言申

欽撰北還錄鄭忠信撰九雲夢金萬重作南征記金
春澤作业道陵殿志承旨魏昌祖撰业漢志僧性能
撰平壤志尹斗壽撰松都志金堉撰竹溪誌周世鵬
撰延安誌尹斗壽撰白翎誌佐郎李大期撰兵學指
南統制使崔𣗳因戚繼光新書作行軍須知金錫胄
撰類合柳希春修纂海心经肅宗初金振興撰三韵
聲彙洪啓禧撰正音通釋即華音正韻朴性源撰大
東韻玉十卷監司權文海撰增補韵府羣玉三十卷
許筠撰類苑叢宝三十卷金堉撰五侯鯖進士康胄
信撰朴通事諺解三卷同知崔世珎撰老乞大新譯

一卷英宗朝邊憲撰経驗方許任等撰辟瘟神方許浚撰楷経一卷山林四卷朴世堂撰金剛経三時論新羅僧元曉撰西天提納薄陀尊者偈頌高麗指空撰

氏族

檀君時余守己為濊國君長九子分掌諸郡有功於衆民故從衆人邊賜姓徐氏箕子時王愛兢教冑子嘉之賜姓王氏其所居日出之土因其傍點橫以為上書箕子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鮮于箕準走居韓地因為韓氏馬韓末有孱孫三人曰親其後為韓

氏曰平為奇氏曰諒入龍岡爲石山其後為鮮于氏

德陽奇氏譜曰馬韓三爭曰友平為北原鮮于氏曰

友誠為德陽奇氏曰友諒為上黨韓氏高墟村長蘿

井傍見馬嘶得大卵剖之有嬰兒是為新羅始祖以

卵似瓠因姓朴多婆那國王娶女國王女生大卵置

櫝浮海辰韓老嫗開櫝有兒是謂昔脫解為新羅王

櫝來時鵲隨鳴故省鳥姓昔儒理王九年改六部賜

姓楊山部為及梁姓李高墟部為沙梁姓崔大樹部

為漸梁姓孫于珍部為本彼姓鄭加利部為漢祇姓

裴明活部爲習比姓薛駕洛寇旨峯有紫繩係金盒

開視有金色六卵破殼爲六童子首生者爲首露王以其生于金盒姓金氏景德王十四年唐朝金忠飄泊丑山島王以其從南來故賜姓名南敏貽聖王母申氏金神述之女嬿於同姓以父名神爲氏神與申同韻也景文王以平倭功賜李校春等三兄弟姓安氏晉書云朱蒙自以高辛氏之後姓高氏周書云百濟始祖自言系出扶餘姓扶餘氏高麗太祖賜朴儒姓王氏渤海世子大光顯避契丹来奔賜姓名王繼附之宗籍金幸以羅裔事麗謂其能權故賜姓權氏賜柳孝全姓車氏魚重翼本姓池腋下有鱗甲太祖

曰汝有鱗甲乃奐也賜姓奐氏本國人金林幹入中
朝以文章名宋賜姓文是爲旌善文氏金高蘗亦以
文章賜姓文是爲甘泉文氏隋州户長金氷奎遵民
孝悌忠烈王賜姓崔氏封隋城伯延安李氏清州楊
氏豈川任氏南陽洪氏與唐氏房氏皆自中國来濟
州高夫梁三姓皆從穴出陽川許氏本首露王㫯從
妃姓爲許氏或云出孔巖者謬矣本朝成宗朝有㭍
奉牛廻聖者自言本木州于姓高麗太祖嫉州人屢
叛賜畜姓于爲牛尚爲象張爲獐後皆復姓于尚仍
牛乞復姓朝廷以無可据不許壬辰倭將沙何可劍

欽命本朝屢立功賜姓名金忠善肅宗朝豆滿江舟
中有衣臭皮小兒遺在者邊臣以聞命長養付軍門
以臭皮韃子遺種賜姓臭氏

明卞氏族譜

成宗朝南原君梁誠之撰海東姓氏錄明憲公李埈
凡於東人氏族代雖微者皆辨其支派又旨高麗諸
科至于今某榜第幾名枚數之不錯一人西川府院
君鄭崑壽長於姓氏譜牒京鄉士族歷世名字出處
事蹟無不該洽人或來問其世系來歷則必一一歷
數而詳說之曰子之先起於某歷某某幾代顯幾代

不仕如身親目見而言之者洪汝河作海東姓苑源
其祖之所出三代之遠莫不窮考而書之考其音之
所屬五聲之分莫不辨別而繫之推其鄉貫之所自
則遠而中國近而東國亦莫不窮搜分派而載錄之
各得其譜縣監趙仲耘撰氏族源流典簿丁時述撰
諸姓譜俱以譜學名於世文簡公李宜顯集東方姓
氏以李金朴鄭尹崔柳洪申權趙韓十二姓爲着姓
其次十六姓又其次二十五姓又其次四十一姓又
其次十九姓又其次三十八姓又其次一百三十六
姓又複姓南宮皇甫鮮于石抹扶餘獨孤令狐東方

西門司馬司空為十一姓合二百九十八姓

生產

天神桓因庶子雄降于太白山檀木下時有熊食靈化為女神與雄為婚而生王儉是為檀君扶餘王解夫婁得小兒於鯤淵石底金色蛙形收養為子名金蛙新羅初龍見於閼英井右脇誕生女兒老嫗收養以井名始祖納為妃時謂二聖東扶餘王金蛙得女子柳花於太白山南優勃水間照日影有娠生一大卵棄之犬豕不食牛馬避之有見破殼而出名朱蒙為高句麗始祖脫解王聞始林鷄鳴遣瓠公視之金

櫝掛枝有兒在中收養為子名金閼智百濟武王名
薯童母寡居築室京師南池邊池龍交生萬弩郡太
守金舒玄夢熒惑鎮二星其妻夢金甲童子乘雲入
堂有娠二十月而生庾信新羅牟梁里一貧女有子
曰大城早死死之日托國宰金文亮妻有娠及生子
握七日有金簡在手鐫大城二字既長迎養貧女與
母同昌寧曹氏家牒有禮香生有腹病浴于火王山
池龍交生男其父翰林學士李光玉聞其事賜姓名
曹繼龍新羅人崔氏園有瓜長尺餘崔女潛摘食之
生兒置竹林居數七日鳩鷲覆翼之及長祝髮為僧

名道詵憲安王庶子弓裔重五日生生而有齒光䄆異常王恐不利使投樓下乳婢竊捧之誤手觸眇一目及長爲僧名善宗高麗定宗時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其家適生男取畋以養是爲姜邯贊宋使来見下拜曰文曲星久不見矣今在此樞密副使薛愼母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子登科愼其一也子孫最盛南平郡東澤畔有岩嬰兒在角中甫五歲文思通達因以文爲姓多省爲名河陰山下澤畔老嫗洗衣有石函浮来中有嬰兒進于王養之賜姓名奉佑仁宗時官衛尉卿爲奉氏始祖上黨府院

君韓明澮在孕七月而生肌體未完置密室過數歲乃完卒為靖難元功洪裕孫以南陽貢生登進士與金畤習友善有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聊與永郎遊水府又牽春酒滯人間七十六娶妻八十生子志誠九十卒志誠亦年八十父子相傳一百六十歲文忠公李恒福母崔氏懷姙素善病難保其分娩多用墮胎毒藥及恒福生背脇腐黑不啼不乳目不開睫者累日有僧過門聞之曰此兒將大貴某日當始乳始啼及期果如其言及長為世名臣

名諱

新羅將軍金舒玄庚辰夜得吉夢生庾信宜以此爲
名而禮不以日月爲名今庚與庾字相似辰與信聲
相近況古人有名庾信者遂名庾信高麗神宗在潛
邸夢人命名曰干晫及即位以與金主同名欲改之
令宰相擬進崔讜進晫字王心異之遂改爲柳車達
初名海太祖創業時以車輸餉故賜名車達李奎報
初名仁氐將赴試夢有人着緇衣羣飲堂上傍人曰
此二十八宿也又有一人指之曰彼乃奎星也遂改
名爲奎報文忠公鄭夢周之在娠也家有夢蘭之徵
故初名夢蘭後改夢周思簡公安省一日徵小初名

小目及立朝命合兩字改名曰省摠郎奇子敖爲川
君鄭思道俱以名爲字以字行世本朝英宗三十六
年判府事李宗城以其姓名犯仁祖嫌諱疏請改名
敎曰東晉清談之時父子之名若兄弟者雖不足道
國初習俗亦多如此今何必廣開嫌路此後二字名
擧上字連姓而諱之者一切禁之其於製名亦勿以
此諱之按廉使趙狷本名胤平懷伯浚之弟也革代
之際泣諫其兄終不聽乃逃至松山改名曰狷字從
犬號松山盖名取犬馬戀主之意而號以山不動松
不凋之義也後恐其弟被禍潛錄於開國勳勤封平

城府院君狷臨終遺戒家人墓道書以高麗按廉使
而勿書新都官爵子孫惧其及禍一依勲籍書之碣
忽迅雷震擊石面官爵只餘趙公狷之墓五字鷄林
君李達中卒於前朝我太祖登極後命改中字以衷
字其子孫名皆取其立字爲輪行第行其子竴竱𥗽
孫升商興商皆取立字爲義平陽府院君金承霔初
名乙寶太宗朝以禱雨輒應賜名承霔胡安公黄致
身課學不懈太宗以無愧董偖舒之下惟錫名董後
改致身文簡公柳寛初名觀其子季聞拜京畿觀察
使官啣犯親名辭不赴命改其父名觀字爲寛字敎

日親名已改催促赴任忠文公成三問生時自空中
有問曰生子如是者三故名以三問文康公李石亨
生時家人有白龍圻大石湧出之夢名以石亨世宗
朝元混差延詔都監郎廳聞詔使善相人見其四子
詔使問四子名判曰長子孝然然字有更端再始之
義後必中微再昌二子孝而而字有繼續綿遠之義
後必蕃衍三子孝矣矣字旣斷信了之義後必無傳
四子孝哉哉字有未決之義而尚有餘韻後必不振
而流傳並如其言縣令李公彝忠巨公朴彭年之婿
也委禽之夕夢有白髮老翁爲八子祈命詢廚人有

八大鼈將以供朝餐也公隣命取來皆放之水其夜
復夢其翁來謝後生八男以龜鼇黿鼉之屬名之皆
爲聞人統制使鄭起龍初名茂樹捷武科當唱名宣
廟夢龍起於鐘樓街物色得之賜名起龍文敏公黃
愼初名致愼嘗夢天中大書姓名只今名故去致字
文靖公洪瑞鳳在娠占得彩鳳飛雲之兆因爲名愼
天翊海翊孿生母夢雙鶴來坐于臂一則飛上於天
一則飛入於海故命名天翊海翊靖社錄勳時仁祖
教曰予與李起等孩童相遊慣呼兒名今此錄勳當
以其兒名書之御筆書下李起等字希說盖起等小

守乙丑故因其守音相似 忠翼公李時䕟以贊畫使
鎮關西夢一老人云生貴子其以慶億錫名覺而異
之書報夫人果以是日生男遂名慶億

稱號

赫居世稱居西干或云呼貴人之稱又曰居瑟邯方
言王也儒理稱尼師今方言齒理盖以齒多爲貴嚙
餅以試之智證王四年始定稱王號高麗國俗國王
則呼之曰聖上新羅法興王始建年號高麗太祖始
行後唐年號

王公自稱

高麗仁宗十六年詔曰帝王之德謙遜爲先故老子曰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漢光武詔上書不得言聖今臣下尊君推美稱謂過當甚不合理今後凡上章疏及公行案牘毋得稱神聖帝王

王私廟稱號

本朝仁祖元年遣官祭私廟祭文頭辭禮曹啓以稱考而不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子別立支子以主其祀祀典封號一依德興之例大臣李元翼鄭昌衍意同遂依議擧行吏判申欽啓曰大院君下批節目非便請直書改題從之

邸宮稱號

仁祖二十七年講書院啓曰王世子則臣僚稱邸下本院之官言語文字間亦以何字自稱乎禮曹啓壬辰亂前王世子前以小人稱之其後稱臣仍成規例世孫前稱小人之外更難容議大臣請定以王世孫稱閤下院官自稱小人從之李塈雜說曰順懷世子時師傅賓僚之進見者皆不稱臣新授之員謝恩於東宮不書臣字非獨順懷然也仁廟在東宮時其禮亦然凡春坊之官不曰東宮之臣而謂之宮僚盖上有君父國無二尊故也今於蕩敗之初執政者不究

祖宗累朝遵行之規只據五禮儀稱臣之文遽變其禮進見之員必爲稱臣謝恩单子及文書之間皆書臣守宣廟以前春坊及大臣每稱小人於世子云

人蔘賜武將

仁祖朝鄭忠信病甚上命醫救之醫言當用人蔘數斤而重於續請上曰如療此人竭力無惜况數斤人蔘乎及卒命中官護長䘮以御袍

反哺烏詩

朴長遠嘗於月課作反哺烏詩上覽而憐之知其有偏母而無以養給以食物至顯宗朝以長遠孝於母

而先歿特命廩其母終身

仁祖納諫

長陵誌曰諫者言直則或餽之酒或賜之馬李命俊生而特拜諫長死蒙葬需之賜亦以勸直也崔晛被逮於逆獄而以其曾夜對之力爭特命放釋

魚水堂接勳臣

仁廟二十七年上與世子御魚水堂命延陽府院君李時白等數人入侍上親執爵飲之顧世子曰汝亦執一爵時白惶感卒飲上因問曰近日臣僚之不誠於國事甚矣對曰頃殿下毋患臣僚之不誠於國事

惟患聖心之不誠於臣僚己亥春依宋張南軒經對

故事屏去承史及宦侍獨留宋時烈相與講論謨猷

又一日筵對罷後命吏判留待賓廳封下御札使東

宮親自往傳

山林拜禮祭

孝廟三年特拜金集禮曹祭判吏曹以非旧例爲言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台將何用不可拘於常規也一

歲中超遷至吏曹判書後以大臺陞判中樞及卒悼

儒林領袖之喪使之禮葬遣近臣致祭

就議持制大臣

孝廟五年鄭太和遭父喪有疾上招內醫柳後聖曰如可療鄭某之病予不惜千金之藥須盡心深思必得當劑以啓每有軍國大事輒令籌司堂上就議其家服闋翌日即拜領相謝恩後宣醞命醉酒曰國乱思良相卿今出仕可以共議國事矣又嘗以左相遭母喪上問承旨鄭相家終制當在何月即仍諭都承旨尹絳曰國家多事卿須言于鄭相家俾速行禫祀其父知敦寧廣成嘗在鄉有疾下敎政院曰領相有親病其所須藥物令內局問給又輟御膳下送使之傳給

式先正墓

英宗十六年上將謁齊陵兩陵駕次坡州路見先正臣成渾墓式於轎遣官致祭命以今予苦心即先正心式轎路傍感慨罙深四句添入於祭文中又渡臨津逕見李珥花石亭敎曰俄見牛溪墓今見先正旧亭如接德容遣官致祭命以今予苦心即先正心瞻彼江樹不覺愴深四句添入於祭文中

李家慶壽集

世宗朝李貞幹年八十母年百二上聞之獻壽日遣內官賜宮醞一時名卿多詠其事有慶壽集

耆老宴

成俔曰朝廷每於上巳重陽設耆老宴於普濟樓又設耆英宴於訓錬院皆賜酒樂耆老宴則前啣堂上往赴耆英會則宗宰年七十二品以上及正一品以上經筵堂上往赴禮判考察押宴承旨亦承命而往分耦投壺不勝者取觶與勝者立飲奏樂章以侑之遂開宴大張絲竹各以次而傳觴必醉乃已日暮扶携而出得與是會者人皆榮之

洪相母三見賜几杖

沈守慶雜錄曰宣祖癸酉領樞洪暹年七十賜几杖

設宴以優之中使及都承旨李希儉賫宣醞來注書李準陪敎書几杖來諸宰多集時暹之母宋氏年八十七而領相宋軼之女也暹之父彥弼亦以領相甞賜几杖宋氏以領相女妻母再見此榮近古盛事也右相盧守愼於座上作賀詩曰三從不出相門闌此事如今始有之更把省中靈壽杖却披堂上老萊衣恩承雨露眞千載歡接冠紳盡一時何處得來叨席次愧無佳句貢黃扉

李門慶壽宴

宣廟朝李遷母夫人以年滿百歲約時之卿大夫奉

有大夫人承養者十家合宴上壽名曰慶壽宴因白
上上加賜之令諸道供給其物又賜舞樂而樂之侍
宴子孫皆陞堂獻壽鍾鼓管絃喧爂喝啾上曰李邁
之母今年百歲自今歲首賜饌廪有常加爵其子以
貴之進嘉善階京城爲之謠曰母以子貴子以母貴
熙熙壽母公伯其子

掌樂院賜宴

光海七年設宴於掌樂院賜樂宣醞一如故事領相
奇自獻以時相押宴知申事李德泂與中使叅會判
樞韓孝純盧稷叅贊尹承吉判書李準知事李時彦

在座帟幕綵花之盛妓樂饌品之豊殆非人世事也
屛金輝映簪花壓帽酒闌相與起舞聲樂轟天臨罷
蓮炬導前歌管擁後觀者嘖嘖皆謂神仙

為母賜宴

仁祖元年九月賜耆英宴是時西平府院君韓浚謙
母申氏諸子迭鎮雄藩板輿奉養每至壽席申氏輒
却衆樂使歌者歌感君恩曲浚謙又推演其詞撰續
曲以奏之又嘗約朝中卿大夫有老親者作壽親稧
良辰吉日稱觴上壽一日禮曺以聞宣廟特賜樂

耆社之盛

仁祖初設養老宴賜完平府院君李元翼几杖宣恩

西平十三年又設耆老宴政丞鄭昌衍吳允謙金尚容尹昉李廷龜判樞鄭光績判書李弘胄朴昇賢朴東善李德洞知事李尚吉以八十新陞資是歲李廷龜卒翼年吳允謙卒而韓平君李慶全滿七十知事宋駬以八十新陞資凡十一員古未嘗有云

莊烈王后周甲

肅宗十年敎曰今當大王大妃殿周甲誕日古語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可不推恩以示同慶之意朝臣及庶民勿論公私賤年八十以上特為加資仁祖

朝曾經侍從人並給食物後又以仁祖朝相臣李行遠李時白李厚源之妻於大王大妃殿為外命婦幷給食物其餘故大臣宰臣妻年七十以上者一體存恤

恩接耆老

肅宗三十八年上命史官招入同知金尚信尚信年一百有七令內官左右擔舁上問其居住及子女多少敎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令該曹衣資食物題給特賜貂皮帽掩一部令內官扶掖下階

御筆代紅牌

英宗四十三年教曰昔年百歲老人㦗政堂入侍年今七十四復見百歲老人於集慶堂可謂稀有前知事李璞特加一資給宴需李璞赴名入侍命中官扶掖登筵上執手近勞仍問何以消遣對曰時誦小學上曰老君老臣相與講誦可乎上先誦小學首章璞繼誦下御製御筆有曰甲戌望八豈意今見戊申百歲長老異哉仍命安宝曰能文不第可惜以此代紅牌時正廟以春宮侍坐亦賜手書曰老老之意曾見邪書上命進資崇祿官其孫濟爲衆奉

赴京師人序文

金宗直送人赴京師序曰其在高麗金富軾朴寅亮
金覲李資諒之徒入宋以文雅迭鳴而人稱小華閔
漬鄭可臣亦見奬於元世祖而益齋先臣大爲中國
士大夫之推重孰謂海外之奧區而無其人哉

皇朝禮待趙胖

洪武二十五年本朝太祖元年開國後遣中樞院使
趙胖于京師告即位帝引見詰責胖對曰臣生長中
原曾見陛下於脫脫軍中帝下榻執手曰卿朕之交
友禮待送之

皇朝賜國號

奉聖旨國更何號星馳來報復遣密直司事韓尚質
朝京以朝鮮和寧等號請上裁帝詔曰東夷之號惟
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
牧民永昌後嗣

宗系辨誣

太祖三年欽差內使黃永奇等賫至告祭海岳山川
等神祝文有高麗陪臣李仁任之嗣云云即將本宗
世系於李仁任不干事理具本奏聞永樂元年漢川
君趙溫回自京師稱說祖訓條內云朝鮮國王係是
李仁任之後云云即將李仁任祖與本國宗系各別

乞賜改正等情遣使奏聞翌年禮部尚書李至剛移
咨奉聖旨朝鮮國王既不係李仁任之後想是此先
傳說差准他改正正德十三年中宗十三年李繼孟
得大明會典本國項下被誣事情以來遣南袞等辨
誣十四年南袞回禮部題本曰宗系不係李仁任之
後已奉太宗文皇帝詔旨許令改正一統志又明著
王瑤昏迷我太祖為衆所推等語嘉靖十八年中宗
三十四年又遣奏請使權撥等乞將本國宗系惡名
兩事詳加考校備載首末禮部尚書嚴嵩等覆題曰
列聖已悉其情皇上又許其請三十五年權撥等回

帝降勅曰爾國數以宗系明非李仁任之後來奏我
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矣但我高皇帝
祖訓萬世不刊會典所載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詞爾
恪共藩職朕方嘉爾忠孝可無遺慮也嘉靖四十二
年明宗十八年以宗系等事尚未刊布遣金澍等奏
聞勅曰咨爾朝鮮國王世篤忠順作朕東藩屢以祖
系陳乞釐正朕特允所奏宣付史館因會典之旧文
載爾祖之真派滌瑕傳信炳如日星朝廷與爾國皆
知出於李桓祖諱而不出於李仁任也禮部又以會
典內刊印若干張付陪臣以來使知改錄之意萬曆

元年遣李後白尹根壽等乞將宗系辨誣等事增入於續修會典禮部尚書陸樹聲奉旨覆題曰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祖由於推戴亦與弑王氏無與則在我皇祖之大訓固得乎一時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詞宗出於一念之誠孝則合無念其世秉禮義克篤忠勤依其所請前後奏詞備細纂入於皇祖宗錄內新會典候旨續修增入云又勅書曰爾祖太祖旧諱久蒙不韙荷我列祖垂鑑已爲昭雪准許改正纔者纂修宗錄欲將前後奏詞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係守礼之邦且事關君臣

大義特允所請即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肅祖宗
錄內俟後修新會典以慰甬籲霻先世懇請萬曆三
年謝恩使洪聖民請將宗系惡名已辨誣事增入會
典新書禮部尚書萬士和覆題俟修會典爲之詳載
云万曆五年遣奏請使黃琳乞詳錄會典新書等情
奏聞于京師禮部侍郎林士章等覆題曰該國適年
奏請蓋深避不韙之跡丞申先世之冤其忠孝至情
委爲迫切故我先朝特准釐正至我皇上復許其增
入待書成須到不必更憂脫漏萬曆八年聖節使李
增回自京師禮部回啓曰本國辨誣宗系等情旣已

編纂會書特為昭雪無庸過慮祇因祖名二字之誤
今復再請釐正謹慎詳密求遂其終始顲雪之誠也
隨即揆查見纂會典或係一時傳寫訛謬致煩過慮
今據來咨即備開送内閣細加查閲逼為校正更無
舛盾脱漏之憂而至欲趣速須降一節新纂會書綱
目浩繁編摩累歲非朝夕可就緒者計汗青完帙進
呈御覽後須布中外萬曆九年遣奏請使金繼輝將
委承恩典永雪先寃等情礼部尚書徐學謨覆題曰
朝鮮國王專差陪臣候領會典全書無非欲亟雪其
先世之寃等情備查史館于該國項下已将本王宗

系及傳國被誣緣由俱各詳細開載節经奉有勅書
及本部咨示該國知會如遇典成即請依頒須賜該
國不敢遲悶以虛恩命備行翰林院撰寫完備須付
陪臣金繼輝賫回本國知會云云萬曆十二年遣黃
廷彧將須付會典成書以訖恩命等情礼部尚書陳
經邦等請撰勅書慰彼君臣之望帝降勅新条會典
頒行之日齎送甬國萬曆十六年遣俞泓乞頒示會
典礼部以時未経睿覽難之泓叩頭泣血帝感之降
勅経賜泓出関主事馬維銘以詩賀之及還上下歡
曰古之人君莫大於中興匡復旧物然此不過外物

耳豈有如今日得霆數百年至痛使彛倫攸叙東韓
再造予可以有辭于祖先矣上自和馬碓銘詩宴羣
臣于太平館又服皇賜蟒衣親告由于宗廟萬暦十
八年謝恩使尹根壽回自京師帝賜會典全部降勅
曰霆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懇祈ㅁ貽代不刋之書仍
思快覩奉藩圖籍式是章程翌年録前後奏請使臣
及伊時大臣爲光國功臣以尹根壽爲元勲

靖安君赴京

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賫金帛假以行禮誘邊將又
遣人潛誘女眞渡鴨緑江等事下手詔切責朝廷遣

使上表辯明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使已而帝遣使諭送親男上敎靖安君曰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對對曰宗社大計豈敢辭避上出涕曰汝稟貭瘦弱萬里之行無恙而旋乎是行朝臣皆危之叅贊南在大言曰靖安君有此行而吾輩獨安枕死於牖下可乎自請以副价陪往與趙胖奉表從行贊成成石璘作詩送行曰知子知臣睿鑑明畏天誠意爲生成皆言爲世朝鮮慶在此炎霖路涉行舉人見靖安君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及至京師數奏詳明帝優禮遣還命復通朝聘之路時成祖文皇帝

在燕藩與語大悅寵遇欵至及還或問天下大定乎
靖安君曰未也我觀燕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恢廓
大度非久爲藩王者也及文皇帝登極後眷遇異常
語陪臣曰朕嘗見爾國主眞天人也

權近文章

洪武二十九年帝覽鄭道傳所撰賀正表箋怒以爲
有戱侮字權近自請入朝叩頭曰小國事大不因表
文無以達情而臣等生於海外學不通方使我王之
忠誠不能別白於往牘帝待以優礼勅有司備酒饌
具妓樂遊觀三日命賦詩十八篇帝親製長律三篇

以賜之勅文淵閣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許觀景清張信戴德彝相周旋每語必稱上事大之誠帝聞而嘉之亟稱老宗秀才乃命遣還後中國文士東來者至境必問近之起居及相見必得詩文以敀

倭情奏聞之論

萬曆十九年宣祖二十四年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上引見諸臣詢倭情奏聞天朝便否尹斗壽曰事係上國豈可隱諱當直上聞李山海曰正恐奏聞後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國爲罪耳黃廷彧如斗壽議金睟如山海言議久不決上以大義所在不可不奏

乃於賀節使金應南之行畧具倭情付咨礼部應南入遼界一路譁言朝鮮導倭入犯待之頓異入山海關䦨下人擧皆大罵之從行唐陵君洪純彦老譯解事嘉靖丁卯許閣老國來我國純彦爲隨行通事與閣老舍人俞深最好於是裁密書抵深陳本國事情及到京呈咨文礼部侍郎韓世能亦曾使我國者也以手書諭使臣云皇上覽本國咨甚喜悅爾輩必有恩賞及還拜辭受宴於光祿寺又以皇命引入皇極殿內會極門太液池外外人所不敢到處出酒饌供給令醉飽

節使未發倭寇至

聖節使柳夢鼎未及發程而上去卯夢鼎只賫表咨文不得封賫方物與譯官等隨駕至平壤大臣以爲告急使當發啓請且停節使適陳奏使韓應寅田自燕京言闕聖節使則皇朝必致疑也乃議湏遣只賫咨表先行仍具咨遼鎮枚舉倭變節次且請援兵及內附

請援中國

上次肅川李德馨李恒福請對爭請自往遼東乞師副提學沈忠謙以爲恒福方在本兵不可遣乃以德

馨為請援使赴遼東告急恒福送之西門解驂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德馨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聞者易容德馨至遼東六上書泣懇按察郝杰為之改容未及上奏便宜遣祖承訓等東援時申點方在會同館兵部尚書石星呼點至庭出示遼東報變文字點即號慟朝夕星感其意比之申包胥

更請大兵

又遣奏請使鄭崑壽請大兵來援時中朝雖遣遼東兵來援而大兵終不出又遣崑壽上面諭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卿其勉之崑壽至京師呈奏文又請兵

部痛哭哀訴悲不自勝尚書石星亦感動出涕力主
東援之議遂發大兵來援先賜馬價銀三千兩崑壽
冒暑而往冒寒而回行不留程奏請准事平壤克捷
後下備忘曰今此討賊專由於天兵鄭崑壽從當重
賞姑先加崇政階後又傳于吏曹曰當初請兵只告
於遼東天朝泛然應之及鄭崑壽承命數奏至誠專
對今日恢復之功專在於鄭崑壽前雖加資不可以
止此正一品職除授後又錄扈聖元勳祖承訓既敗
行在大震連遣尹根壽等請援兵部奉聖旨朝鮮素
效恭順為我屬國有寇豈宜坐視遼東鎮撫官即發

精兵二枝應援仍發銀二萬兩解赴彼國犒軍大紅
紵絲二表裏慰賜國王

萬曆皇帝詔書

帝遣行人司行人薛藩降勅慰諭曰爾國世守東藩
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
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
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
聲息已勅邊臣發兵救援今差行人諭爾國王當念
爾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急宜雪耻除凶力
圖匡復更當繼諭該國文武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

舊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臣二員统率遼陽精兵
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凶
賊俾無遺類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方今萬國咸寧
四溟安靜蠢兹小醜輒敢横行復勑東南邊海諸鎮
并宣諭琉球暹羅等國集兵十萬東征日本務令鯨
鯢授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愛焉夫恢復先世
土宇是為大孝急赴君父患難是為至忠該國君臣
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匡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
都固守宗廟社稷長保藩屏庶慰朕恤遠字小之意
欽哉

呈文天使

初中原憂我國不振遂為賊所乘論議甚多有給事中魏學堂者上本處置我國中多醜詆之語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於是遣司行人奉勅宣諭且察我國事時宋経畧應昌在遼東海平君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受其劄付回自遼東持詣廟堂時諸大臣皆有故獨原任沈守慶領相柳成龍却不視曰経畧若公言則當移咨於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非意料所測何可開見耶既而天使至成龍率百官呈文于天使歷陳本國遭變以後事狀皆由於不從倭賊犯順之

謀以致狼狽且及主上即位以来至誠憂勤勵精之
宗累千言天使大感悟待之優礼而去

秀吉待天使倨傲

萬曆二十四年宣祖二十九年封倭正使李宗誠傳
聞倭酋無好意夜半以微服棄印節逃去本國遣沈
友勝具由奏聞中朝旣宗誠去以楊邦亨陞上使沈
惟敬充副使同本國黃愼等入日本秀吉待之極倨
傲且曰若降皇女當受封朝鮮不遣王子来謝使臣
且秩卑是慢我也并促令回還邦亨等不克成事而
回本國遣鄭期遠具由奏聞

丁應泰辨誣

萬曆二十六年宣祖三十一年贊畫主事丁應泰上本搆陷經理楊鎬二十罪不遺餘力遣崔天健陳奏辨誣上又欲擇相臣有文辯善處事者遣之言于領相柳成龍對曰左相辭病右相澌敗如之何右相李元翼言于成龍曰吾雖澌敗尚可堪往但不可以文辭逞於我柰何成龍啓于上遂以元翼爲陳奏使蒺遣行至鴨綠水邊遇丁應泰避入林間應泰到義州始知之昏後蒺數三將官追及元翼於遼界督令捲回元翼曰吾奉王命奏聞天朝今若中止是棄君命

也角等力可御縛一行倒載而回則吾可有辭於國
王將官知不可强遂回去元翼入京師遂日陳辨於
兵部及通政司乞轉奏于上而通政司黨應泰終不
納又遣陳奏使李恒福等辨應泰誣時應泰憤我國
伸卞楊鎬搆誣我國上奏叅劾上閉閤不視朝擢拜
兵曹判書李恒福爲右議政差正使工曹判書李廷
龜爲副使製奏文無程疾馳進奏於皇上又逐日陳
辨於兵禮部又呈文于二十四衙門皇帝覽奏遂下
詢于六部十三科道皆言應泰兇險乖謬幾誤大事
朝鮮忠肝義膽令人涕淚潸潸欲下帝下諭快賜痛卞

應泰削籍為民翌年遣申湜等奉表謝恩

漢江泛舟詩

萬曆三十七年光海元年帝遣行人司行人熊化號
極峯賜宣祖大王祭文及謚時李恒福以館伴使泛
舟漢江次極峯韻曰錦纜徐牽落日回江下煙樹影
枚枚東門縞亭真非分垂隴歌吟愧不才風浪崩騰
迎棹去雲山飛舞逐人來賓榮殺却喪荒禮懷抱無
緣浮盡開又西湖泛舟次其韻曰誰向河源獨遡流
星槎千里續真遊洪濤噬岸石孤立積氣蒸空天遠
浮急雨藏山風入座故潮吐嶼草連洲仙峯在眼無

多路逆浪何能到上頭

野史小說辨誣

先海時賀節使閔馨男許筠回自京師筠進呈中朝野史小說中有及我國宗系事多失宗且言當代嗣立不明事於是李爾瞻等建辨誣之義乃更遣馨男筠齎奏陳辨翌年齎到礼部覆題曰考之會典及諸司條例該國辨疏凡數十上節奉詔旨嘉與改正宗系之誣倫細昭雪該國不典制是遵散帙是疑事似瑣屑情宗恭謹乞嚴飭該國一稟章程毋惑浮議及還一行加資賜土田臧獲

使臣留館

宋時高麗使人到闕不過月徽宗欲令觀殿試放榜遂留七十日云蓋特恩也今赴京使臣留館中朝以四十日為限國制則過三十日者使書狀推考其因事淹留者不在此限厥後李志完等以詔命奏請留館又至二百日乃前所未有也

留館出入

本國使臣到燕無防禁嘉靖初譯士金利錫踞坐書肆要買大明一統志主客郎中孫存仁見之因閉館門禁其出入嘉靖甲午中廟命蘇世讓呈文礼部請

遵舊制　彼人誣本國

毛文龍奏本醜誣本國陪臣金尚憲等呈文該部辨
理礼部奉聖旨伸卞其誣旨曰覽陪臣辨雪甚晳豈
其屢世敬慕一朝背順朕永鑑爾忠貞毋替柔懷旣
復命教曰觀該部題本及皇上諭旨則我國被誣之
事非但快雪十行綸音字字丁寧奉使之臣至誠感
天事甚可嘉進嘉義階以旌畧衣崇煥奏本有搆誣
之語因賀節使李忔具奏辨明翌年李忔卒於玉河
館

獻西洋火砲等器

崇禎四年仁祖九年陳奏使鄭斗源回自京師獻西洋火砲焰焇花千里鏡自鳴鍾紫木花諸圖書等物以志在禦敵特加一資因臺啓還收

太監盧維寧贓銀還送

崇禎七年仁祖十二年帝遣司礼監太監盧維寧册封世子維寧貪婪攘奪罔有紀極所過鋪陳器皿房排雜物撤送船頭茶啖幷令折銀户曹及西路用銀合十三萬兩其餘他弊不可勝言民窮財盡國儲蕩竭翌年謝恩使宋錫慶之回帝以維寧所受贓行銀

六千兩還付陪臣仍諭該部洛會我國順差賀節使崔惠吉奉表稱謝

東使叅賀班之始

十四年賀正使金堉書狀官李晚榮赴京舊例外國使臣無叅賀班之規至是特命同廷臣進叅於冬至聖節正朝千秋之賀班異數也

東使在館聞本國下城之報

十五年金堉等在玉河館未及竣事聞本國被兵下城寧一行員役出館門外東向慟哭廷臣或請罪使臣帝以本國國小力弱不能自振使臣奚罪特加哀

憐慰諭倫至下諭一路各別護送

漢船不捕之責

崇德七年仁祖二十年陪從宰臣韓亨吉等連續狀啓云龍骨大以皇帝命來言漢船来到内洋不事追捕皆報以還故此必有國與明朝往来貿易私通不絶王之諸臣何爲知而不禁王亦何爲失於稽查且云宣川府使李烓書告前前監司摘奸軍官李之龍往来宣鐵時有覓給米饌之書又告東陽尉申翊聖兄弟許啓李明漢李敬輿領知漢船事定川商人高忠元告上年漢船来宣川時目覩崔政丞與林兵使

相議送香山僧一人及沙工四名付以名帖時未還來李之龍沈天民告給蔘給米的宗皇旨以爲因李娃滑諸無可罪而旣買本國亦有後弊送令本國科罪閔聖徽當崔鳴吉自瀋回路與林慶業參其字殿諭盟清國扶植南朝之時以監司備給祭物而正無所知謀云削職放送李景奭承命出去惟聽同朝掩匿之言中途逕還令漢船事發覺罪固難赦而以世子師久在此地貰死削職李敬輿李明漢各贖銀一千兩許啓贖六百兩并不宜自官備給其餘放送云

東使讐李文子

二十一年宰臣崔惠吉奉使赴瀋陽聞皇帝有疾願
講喪儀以往既至果遭喪以有素講故倉卒無乏事
人稱季文子之深識焉

世子敀國

順治元年仁祖二十二年攝政王多爾衮請世子及
大君於闕內使龍將傳言曰嚮時未得北京不無疑
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當誠信相孚世子以儲君不
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惟大君姑留與麟坪大
君相替往來諸臣貢子許令陪世子同還仍復勅諭
曰今朕定中原登大位欲使恩及九州爾朝鮮沾化

乏久宜布寬恩將世子遣敀本國罷黜官貟內李敬
輿李明漢李景奭閔聖徽四貟允世子請許敘用念
歲貢盡屬民膏令將舊額量減
蠲貢方物
在前冬至使正朝使聖節使分三行差出而各趂其
日入去矣自乙酉年間以使行往来有弊合爲一行
而只令趂正朝入去并致冬至聖節賀表方物而冬
至聖節則雖過與不及不以爲拘至今爲例
賜除朝辭還國
時麟坪大君奉使赴京聞世子訃報設位朝夕哭臨

翌日大官三人奉旨勸粥又傳諭曰國王久病之餘
新喪世子必哀疾添傷除朝辭迷還侍奉方物只令
通事領納摄政王賷橐駞一鞍馬二
宗室使臣停中使護行
麟坪大君之為使臣也上特遣中使護行其後顯廟
於宗室駙馬之行不廢其規甲寅青平尉沈益顯為
告訃使時領議政許積以國儲蕩竭刷馬有弊啓辭
不送中使遂為例
鄭文成識禮
鄭文成獜趾天資豪邁歲庚午翰林倪謙奉使来么

爲儐使常夜坐俔曰月在何分公曰在東井俔歎服
昭憲王后赴山陵大雨梓宮不可渡権厝樂天亭或
云南首或云北首議未決公後至曰禮在殯南首不
死其親之意在玄宮北首之幽之故也今宜南首諸
公曰宰相不可不用讀書人

攝政王計勑

孝宗元年禮部侍郎達等捧到攝政王計勑户曹啓
曰此喪必不無完斂考癸未年皇帝喪謄録則白綿
紙六萬六千十六卷厚白紙二萬九百八十四卷合
八萬七千卷依前例稟處從之後工部理事官奚等

捧到追罪攝政王誥勅

皇帝生母方物

二年刑部尚書李等捧到慈聖太后誥勅備局啓曰

皇帝生母封皇太后事須敎賜物故謝恩礼物進賀

叅考前例今當磨錬擧行而旣云封太后則今後皇

太后前封進礼物依中殿物目一體磨錬擧行宜當

以此分付該曹何如從之

皇帝弔問東國大君

九年麟坪大君㴚卒咨報礼部翌年多里吉昂邦馬

twelve札等奉命弔祭

赴燕使臣值皇帝之喪

順治十八年顯宗二年時赴燕使臣適值皇帝之喪禮部迫以喪服趨班書狀官權格稱疾堅卧不起使謂曰未有寡君之命職等未可以擅輒終不聽亦有方便之道事得已

迎皇帝訃勅

備局啓曰取考癸未謄錄則延勅在於成服前故百官以白團領烏紗帽黑角帶郊迎遠接使以下亦以烏紗帽黑角帶白團領行礼而今則方在國恤中似當以常所服白帽布帶仍爲迎勅遠接使以下依此

行礼而與癸未年謄錄差異即今百官白帽布帶仍用於迎勑見賓等礼似未穩當皇帝之喪自有應行服色成服前則當用五礼儀所載烏紗帽黑角帶白團領而與勑使相接若在成服後則以其成服之服行礼似當令禮官依此磨鍊何如從之

內喪告訃

內喪舊無告訃之例甲寅仁宣王妃國恤備局請依此例送使而時有謝恩使未及發程順付告訃

依宋昌例

本朝太祖壬申七月即位之夕召趙浚入卧內曰卿

知漢文帝入自代邸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意乎因賜都統使銀印畫角彤弓五道兵馬皆委聽之

獅子衛

史臣曰內禁衛獅子衛之稱在於世宗朝而獅子衛則後無所傳羽林衛無司僕之設盖始於成化年間并與內禁衛而至今為禁旅之號則抑或獅子之變而為羽林等名歟

擊鍾式

世祖二年鑄大鍾置思政殿前所以警宿衛也輿覧

云世祖鑄大鍾初欲置思政殿前以警晨昏後構閣
于光化門外壬辰亂閣燬鍾存英宗戊辰搆閣以覆
之而此謂置思政殿前又云戊辰移置景福宮西并
欠考经國大典曰大内疊擊大鍾則入直諸衛聚會
各占其方五衛立於光化門前路乃至鍾樓興仁之
門衛將以下受命往領百官留本司一員外着甲冑
倫戎兕各會朝房待命侍臣會于建春迎秋門外又
出直兵曹摠府衛將部將宣傳官司僕内禁衛及訓
鍊院軍兕寺留本司一員外會于光化門前待命申
叔舟鍾銘序曰洪惟我殿下念昇平日久軍政不可

不嚴乃命攸司鑄大鍾置思政殿前廡以號令禁軍而整齊之我朝太祖創業開國太宗光紹前烈至于世宗持盈守成以文為治民不見兵者三十餘年矣文宗短祚嗣王幼冲權奸擅國阽危宗社我殿下奮奐武靖夷大亂屬當中興之時首以軍政為務提撕振勵無所不至不期年而朝野清寧禁衛整肅北狄海寇賓服納款其所以安不忘危思深慮遠者可謂至矣夫建大業者必勒鍾鼎以明功德玆當大罷之成豈可不為之銘銘曰於皇我王舜禹為徒雖承先烈宗創王國克建丕績惠我東土勒玆鉅鍾郟鄏興

偶於千億載永傳不朽

闕門開閉

睿宗元年先是人定鍾後罷漏鍾前閉闕門禁人出入而不鎖鑰始命闕門皆下鑰如有邊報及關係國家大事者用宣傳標信開鑰以爲例旧例承旨每四更詣闕待開而入夜深還家至是因南怡之死命宮門平明而開乘昏而閉人皆安之定闕内入直人數又立出入官員跟隨之法堂上三人堂下二人叅外一人

大臣宿衛

宣祖二十七年命訓局軍分番直宿於禁中凡有行幸以此陪衛癸巳湖西賊宋儒真等作乱京師震驚上命柳成龍入宿禁中成龍啓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則恐益駭衆心上曰卿殊不自愛獨不念武元衡之事乎

武勇衛

二十八年選外方驍壯置武勇衛李恒福疏曰宿衛之士一向孤单都監三手之兵僅能成形而我國之所重者專恃武士故别聚外方閑散武士名曰武勇分為七番此輩齎粮往来其苦萬狀所當拔其尤者

量宜除職以爲興起之道且俟天兵盡撤以其餘儲定給番料造冊許仕以開遷轉之路

扈衛廳

仁祖元年置扈衛廳以增宿衛是時以禁衛单弱命抄中外出身有才勇者亦令咸鏡南北道取其尤者以備調用廟堂請以各軍門武士四百餘人及加抄者務足千名之數大將以時原任大臣及國舅兼之特命以李貴爲京城扈衛大將申景禛爲副將金自點沈晛遠沈命世宋英望等爲從事官募選都民一日得三千餘人分番教鍊以備不虞李曙李适李興

立等皆屬爲不受節制者令先斬後聞鄭太和告于顯宗曰扈衛廳之設初因反正後危疑之際以勳臣爲大將各率軍官入直今則雖無此輩禁衛不患单寡通計一年須料至三千餘石設廳後三十七年別無涓力之事豈可徒費許多廩食哉

嚴闕門

政院啓曰無信符者不得出入闕門乃祖宗朝至嚴之法而自頃年人不畏法男女雜蹓掉臂出入如入無人之地考喧之官莫敢呵禁或有禁止者則反遭意外之辱宮禁之不肅私謁之盛職此之由豈不大

可寒心請自今以後嚴申古例如有如前無信符出入者令該曹囚禁依律痛治且大小官員之跟隨自有定例近來百司無統多少任意略不顧忌自今如前濫帶者亦令該曹一一推治俾無因循舊套之弊

傳曰依啓

結藁爲廬

仁祖二十一年兵判李時白以賤吏卒露處地上結藁爲廬使寢其中自是無凍死者

禁軍增置

孝宗三年增置禁軍爲一千倣唐之左右武衛大將

差秩高武將二人為内三廳都別將分領之隷本兵之長一二三番屬左四五六番屬右先是禁旅為二百九十至是上銳意軍政抄壯增額以十人為一領三領為一正定將十員又為部隊旗標以別之顯宗丙午減定為七百分以七番每番置一將罷左右別將單置一員以領之肅宗壬戌設禁衛營後以本廳別將兼差中軍丙寅以扈駕時多有掣碍命改兼差之法英宗甲戌命分為龍虎仍令兵判揔之別將治兵事

別軍職

七年置別軍職先是上駐駕瀋邸時陪從軍官有八壯士效勞甚多即阼後爲念其功特設別軍職俾處近密其後增補不定其額每於內苑試藝奬勵以爲緩急之用

罷摠管議

肅宗即位初有革罷摠管之議許穆上劄曰摠管掌治五衛軍務外而州府鎭管軍士皆屬五衛摠管之設蓋莫重焉癸亥中興之後功臣等不觧兵權各立衙門於是有御營守禦廳衛摠戎之名兵威甚盛摠管遂輕自此體統大壞摠管無益於有無今有革罷

之議先王所作雖曰虛名無宗罷之事體不可臣以爲衙門可罷也摠管不可罷也如巡將監官雖最是冗官事體重不可輕議也

夜禁

四十五年李健命筵達領相箚中夜禁所以詗察非常也祖宗朝直提學以下毋犯禁而近來朝士儒生之犯夜姑舍勿論至於掖庭上司所屬及宰相名官之傔從尤甚橫行邏卒一有所問則輒又詬辱毆打否則誣訴官員推捉牌將困責備至故雖有所遇莫敢誰何任其往來誠可寒心今後則有勿禁帖者外

朝士以下皆不得犯禁雖掖隷上司所屬勿用進来
直自該軍門依法决棍則可以懲百云此言是矣似
當別為申飭而至於掖隷上司所屬進来治罪自是
舊例不必變改矣訓鍊大將李弘述曰臣待罪捕盗
廳故敢此仰達矣近来捕盗軍夜巡之際諸各廳傔
從及掖隷所屬一有執捉則後弊必多故不能執捉
而前後勿禁帖其數甚多難卞新旧今後収其久遠
之帖自五月初一日為始令各司出授新帖而考其
各司之緊歇緊則成給四五帖歇則成給二三帖以
為定式何如李健命曰若然則分付兵曹収其旧帖

成給新帖後旧帖之或漏者不得使用宜矣令曰依為之

留都

英宗六年驪州陵幸時留都大臣李宜顯啓曰屢日動駕城内空虛有官守者宜不敢散處其家各司堂郎隨駕者外盡數入直於各其本司備局堂上亦為來直於備局自臣所時時發遣備局郎摘奸各處闕直者堂上以下并為狀聞罷職且原任大臣不爲隨駕者亦為來在備局相議凡事何如上曰依為之

罷扈衛廳之論

正宗元年鄭存謙所啓扈衛廳之當罷臣已與首揆有所商確亦已嘗仰陳前席則今無容更議此不可一向遲延者臣等意以爲亟罷三廳而許多軍官及各色軍不可無畝屬處此則幷令分屬於三軍門其節目則使諸臣相議講定禀裁擧行似宜矣此係軍國大事歷詢而處之何如徐命善曰當罷之議已悉於前後所陳而見今不存不罷多有難處之端云恐不可不趂卽區處姑令以三廳分屬三軍門以其料窠依前試射軍卒則待年置薄不害爲不失本色矣從之

城門開閉

三年敎曰凡城門開閉四大城門則宣傳官一人賫宣傳標信禁軍一人賫當門當更符驗又宣傳官一人賫開門標信先以開門標信開闗門然後賫宣傳標信及符驗者眼同到城門而啓鑰至於間門則但以開門標信開之此古例然也今秋陵幸時留都諸臣未諳此例以信箭開門矣其後既有知申筵奏定式固當依此遵行而今又以大小城門仍留時亦用標信擧行之意定式四大城門則與閑而開之有異不必用符驗亦不必用開門標信以宣傳官標信擧

行閭門仍留亦用此例事該房知悉

動駕時闕門開閉

鄭氏始筵啓經宿舉動時如有闕門開閉之事則標信宣傳官自門隙傳標信于守宮宣傳官使之祇受於兵曹都摠府云標信何等嚴重則私自替傳已極駭然且聞古例則兵曹都摠府堂上入來闕門從門隙祇受而近來廢却不行云此後宣傳官自行在所持標信來到闕門外則兵曹都摠府守宮堂上出去從門隙祇受而通于政院則留院承旨啓請慈旨以為開門之地如值陵幸則守宮大將亦使從事官一

軆從門隙祇受似妤上曰依此定式可也

軍門紀律

李基夏爲訓鍊大將一儒士見辱於部卒儒士訴于大將則基夏命拿入限死重棍或規其太過基夏答曰軍門專以上下紀律維持我國上下之分截嚴而彼卒不有等級輕辱儒生長此不已則始辱領長次辱裨校節次推上將無所不至如此蔑法乱紀之卒將安所用哉今吾之痛繩非爲儒士乃所以尊軆統也英宗十年御筆諭諸校宣之以三條其一曰愛恤軍兵其二曰嚴其紀律其三曰無怠敎習刊揭于諸

軍門謄上

戰笠之制

英宗二十六年禁軍兵戰笠之用髮者我國戰笠織毛以造而間有代之以鬉尾者盖取其輕便也然毛笠則柔而厚故凡鏃不能透鬉笠堅而薄故輒易透凡凡鏃之爲用利於透堅而不利於透柔至是設禁命將士皆勿着

虎符之始

太祖六年始命作虎符義興三軍府上言漢之軍政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

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其名兵也周密如此故人無姦心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蓋高祖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四百年之規模宏矣乞依此制令有司作虎符凡內外動兵之事敬奉教旨以符發之無符而名兵者以擅發論

改造標信

睿宗元年五月始用象牙標信上以旧用烏梅標信多失易奸命改以象牙標信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凡各殿標信留宮時用之仍命政院必書標信出

納人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等復請依中朝例稱第一第二於密符從之

密符之始

成宗元年造密符分授申叔舟及二三重臣以憑宣名且防機變蔡兵符體圓一面書蔡兵一面書某道觀察使節度使諸鎮邑則書鎮邑号左符藏於大内右符須於觀察節度使及諸鎮邑若徵兵則降左符密符體圓一面書第一符至四十五符一面御押守禦捴戎使各道巡兵水使兩都留守防禦使受佩開門左符體圓一面篆書門号一面篆書信符非時開

城門用此符無降宣傳標信信漢符信符體直漢符方圓曲直逐年而改一面篆印後面軍士則屬處官屬則司名并刻內入信符百七十五漢符三百三十五入闕門用着紗帽角帶者不佩歲首兵曹堂上親監烙印內入外須通符體圓一面書第次一面書通符吏刑兵曹禁府漢城府五部捕廳入直官替番時受納於政院命召體圓一面書命召領議政左議政右議政兵曹判書三軍門大將左右捕將一面御押相臣將臣并受佩宣傳標信體圓一面書宣傳一面

御押軍國緊急事用刑人則勿用行在時王妃王世

子留宮則王妃用內旨標信體銳一面書內旨一面
御押王世子用徽旨標信體直前後面書押徽工例
開門標信體銳一面書開門一面御押大典云開門
標信體方宮城門開閉時用閉門標信前後面書押
徽工例大妃殿用懿旨標信體方一面書懿旨一面
御押巡將牌體圓一面篆書巡牌一面篆書信守監
軍牌體圓一面書監軍一面烙印受點巡將及監軍
肅拜受牌於殿庭傳令牌體方一面書傳令一面書
職名烙印大將牌體直一面書職名一面御押左右
捕將受佩衛將牌體直一面書衛將一面烙印迹直

日諸將肅拜受納於殿庭擲奸牌一面書擲奸一面
御押又名巡擒牌兵曹摠府官受用信箭五箇懸五
色標徽蘐令五軍門時各以其方色箭按察符通符
命名巡將牌監軍牌傳令牌大將牌衛將牌擲奸牌
信箭并不載原續兩大典可疑史臣曰虎符密符始
出於太祖成宗兩朝而至於信牌諸制雖未知創於
何時然〔旁〕稽定宗己卯有十二牌更番之規世宗陣
說有驗信牌之文其為國初所定恐無疑

兼官符

旧例外方守令之因公私故上京時兵符使校生送

于兵營矣孝宗庚寅以往還刷馬之爲弊因領議政
金堉所啓送于燕官事定式

符信名方伯

肅宗十一年時平安道觀察使朴泰尙以邊民犯越
事淸使来詰朝廷名泰尙聽勘于京而未有符信泰
尙曰道臣行止何等重大而乃以尺紙招麾脫有事
變豈不敗誤耶卽出次境上以不敢輕移官次之意
馳啓朝廷始還宣傳官持符合驗然後仍欲收所佩
符泰尙堅持不從曰寧有旨逮我耶不然自以方
伯赴召此符不可得也收符者不敢强

珮符不得在城外

英宗十七年命將臣佩符者毋得處城外定爲式三十七年又下教曰通符比諸軍門牌事體較重此後身佩通符者大將外不敢任自治之犯禁者捕將隨現草記

戚繼光陣法

宣祖朝以戚繼光陣法教習訓局兵上親臨閱武于慕華館又遣教士于各道鍊習三手技法分命御史試閱李德馨啓曰訓鍊軍兵非深慮至誠難以見效必有賞罰明果臨事激勸然後衆心漸合而不離散

矣必持久勤勉每加籌度考諸將察軍情備器械給
号牌按比校習各藝簡精勇汰庸殘小無解弛然後
可漸進矣戚繼光變南兵為精銳蕩掃倭寇仍以目
下所得效者作為一書第視將家所傳之妙則此亦
糟粕耳今不究其本意不盡其器械不遵其各項條
件苟分各哨謂之訓鍊悠悠泛泛視同例事將卒出
入有同驛傳則是費軍粮而寄與街市丐徒奚鍊兵
之謂哉夫五兵之制長短相資束伍之法強弱齊心
於是合之以藝摩之以法誘之以利威之以刑厲之
以歲月則將卒相熟心一力合而及其調發之際人

必以全部隨其宿任之貢則緩急輒賴其力且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地我國多有丘陵水田真合於用步而捍禦倭賊又莫尚於步兵也但我國以騎射爲尚射手必得戰馬始逞其馳突之勇除束伍射隊外揀聚有勇力善射者着甲爲騎卒與步兵爲對營一樣勤加訓鍊則他日有協勢之益矣且射手以臂力爲先欲得有力者又必以六兩爲試且不備火炮則無以制此賊而虎蹲百子諸砲殺賊勝於鳥銃不可不及時多造令士卒習放

習陣

柳馨遠曰今習陣雖習坐作進退之節而無宗試射御之效若打圍則坐作合變自無不習而又有着心射御之宗又以其所獲供祭饗充公用行犒賞而省民費古人事事誠宗本末兼至如此今縱不能盡如古制四時蒐狩於春秋兩習陣中春則依今例秋則又兼行打圍亦可

幸州捷

壬辰之亂湖南召募使邊以中始製火車三百兩分與巡察使權慄以助幸州之捷其制一車開四十穴容勝字銃四十令連心藥火相繼不絕聲振山嶽倭

人大驚遁去云

外方習操

肅宗九年金構疏曰臣嘗見外方習操其軍士皆索帶蒙屢衣且弊惡所謂騎兵或有牝馬鞍具絛帶多用藁索周旋馳逐頻遺顛蹶困斃如此又何能作氣振奮臨敵效用乎至於京中兩營之士每當大駕衛從之時雜亂喧聒攙前越後騎不成列士失其伍軍容不肅有同兒戲古之行師其止如山岳回轉若風雨而行伍之序不亂今數千人平行而尚且如此況於搶攘之際乎

沁都報警之規

江華留守閔鎭遠狀啓臣以各墩臺應砲報警事馳啓矣凡事雖常時鍊習臨亂蒼黃之際未必能行況平時只申明約束而已則臨急遵行何可望也創設之日不可不前期知委使民間明知且爲通報於隣邑砲聲所及之處旣設法之後必須間或不時放砲以視民人之奔走與否有所勸懲然後可望其臨亂得力若每每煩請於朝廷預定期日然後始行則事體恐涉煩瑣且墩底居民之暫時聞砲奔入有何煩動之弊乎本府境內民人處旣已明白知委民皆各

知信地而臣意則預定期日啓聞之後通告于隣邑
及境內民人而因以此後當頻頻不時放砲不可驚
動之意詳細知委一番舉行後則或一月一次或兩
朔一次不時放砲以觀徹底民人之奔走與否有所
賞罰則似爲着實回啓許施

習操都提調替行

四十一年命各軍門習操若值大將有故則以都提
調替行備局啓曰頃在己酉帶都提調之相臣代行
習陣御營則戊午年自上有教新旧軍兵合操之時
大將有故則都提調徃行事有成命其後庚申以來

都提調多有代行之時禁衛營自辛酉以來都提調之代行不曾屢矣及至庚寅筵席論禁衛大將別設當否自上以禁營習操或值大將有故則都提調擧行俾勿闕操爲敎禁營自此仍爲定式而訓御營則都提調習操之事近多廢闕昨年原任大臣以三軍門都提調替行一體定式爲諸軍門規例不宜異同也第今都提調之代行已行規制訓御營亦因於循旧事遵聖敎而申明爲諸軍門操鍊之政以此而無有時月曠廢之弊此規令不當寢罷矣但昨年定式以來諸軍習操當次大將偶値數日有故則軍門來

請代行於都提調仍於頃啓并擧提調而爲辭此則事體終涉不便論者亦以爲言矣訓局與他營有別連月停操兩營則連次停操及新旧軍合操當次則都提調輒爲代行習操爲當自今依此擧行何如從之

中軍代操

四十五年李頤命啓三軍門中訓局宣廟壬辰乱後所設御營廳仁廟中年所設禁衛營即新設者三軍門自初設時大將有故不得操鍊則中軍有代行之規至當宁甲午乙丑年間亦有此例矣丙寅年間中

汝哲以爲軍門重事以中軍替行已極未安中軍有
故則至以假中軍替行事甚不當云大臣亦以此言
爲是故乃有此後如非大段疾病不得使中軍代行
之命其後大將有故時有都提調替行定式之事然
都提調多是老病之人不得一一爲之都監則自是
京軍停罷無多而兩營率皆鄉軍其立番或一朔二
朔故其時大將有故則或未經一次習陣而下去矣
以外方見之兵使習操時營將必前一日私爲操鍊
稱以私操京軍門亦有把摠哨官大私習之例京軍
習陣若以中軍代行爲未安而不當稱以習陣則以

大私操爲名使中軍爲之猶勝於全然廢閣矣上曰古大將申汝哲之言不無意見故其時有中軍勿爲代行之教矣外方則營將私操後兵使即爲正操而此則無正操而只爲私操果何如李頤命曰一朔之内定行三操大將雖未行前操猶可以爲後操矣前操稱私操後操大將爲之則便是正操無所妨矣

西路别武士

関鎮遠筵啓西路别武士之設出於庚寅年故奉朝賀南九萬之獻議而其後癸巳年臣忝按関西則尚未準額募得亦未一番試才盖遐方愚民或慮别武

士之稱終皈於軍役而然也臣或勸諭或責罰艱得
充額一年四度取才後以各別施賞激勸之意啓聞
則朝家或賜第或除邊將自是以後一時興起聞風
投入此輩俱是好身手好衣馬而日夜鍊習武藝極
精臣於丁酉年奉命監試於西路別科則入格者一
百五十人中別武士過半矣以此觀之別武士之設
其效大矣朝家令海西及江邊亦設別武士有所節
目啓下之事而第外方沒技之類例多用奸之弊臣
在關西時雖親為取才而不能詳察所謂沒技殊多
可疑之事而其後聞沒技登第之類輒有人言云臣

意以為沒技者勿復別為論賞只取四等試才分數
優等者別為論賞則沒技之類亦在其中矣且昨年
掌試時聞其時兵使趙甯重之言則以為今日精銃
之卒無過於別武士而鳥銃無試取之事雖曰馬軍
無所事於鳥銃馬軍或有出戰之時或有守堞之時
守堞時若不曉鳥銃藏放則何以守堞乎且技藝中
鞭蒭最為不緊若於試才時各技中除去鞭蒭更試
鳥銃而勿許沒技論賞通計分數則似好云此言誠
是自今以後勿論西北取才時勿取鞭蒭并試鳥銃
而沒技者別為論賞一款減去於節目中事令廟堂

稟處何如上曰浸技勿爲論賞之言盖慮外方用奸之弊誠有意見而鞭箭比於鳥銃則鳥銃爲長技所達是矣令廟堂稟處可也

親閱大中軍

英宗二十五年命諸將臣纂𧼈兵將簡說定爲五營親閱之議以兵曹判書爲親閱時大中軍五衛與五營古今不同以五衛之制用於五營有因循掣肘者故著爲圖式親製序文及凡例刊布諸軍門永以爲法

文獻指掌卷之八

